

阿巴斯当选及其面临的挑战

李志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

2005 年 1 月 9 日,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在巴勒斯坦大选中获得 62.32% 的选票,位居第二的独立候选人穆斯塔法·巴尔古提得票率仅为 19.80%,其余候选人得票率则均不足 5%。^①阿巴斯以绝对优势当选为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

阿巴斯顺利当选对稳定巴勒斯坦内部局势,改善巴以关系,乃至推动整个中东地区局势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选举开创了巴新的政治局面。此次大选被誉为“历史性选举”,巴民众参与积极性很高,投票率高达 65%。尽管哈马斯、伊斯兰圣战运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人阵总指挥部”等四个激进派别抵制大选,但并未影响巴勒斯坦人的投票热情。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巴民众要求摆脱当前困境以及企盼和平的强烈愿望。另外,本次大选民主色彩浓,前后参选的共有十名候选人(上次只有两人),其中既有不同党派的代表,也有独立候选人。数百名国际观察员的监督也为大选增添了“自由与民主的氛围”,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选举的公正性。

其次,阿巴斯顺利接班标志着巴政权在阿拉法特去世后已成功实现权力交接。一方面,它预示着巴解及其主流派法塔赫在巴民族权力机构中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阿巴斯以超过选民半数的高票当选,确立了他在巴勒斯坦民众、巴民族权力机构以及巴解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最后,阿巴斯作为巴解“温和派”代表人物,他的当选也为结束巴以持续四年之久的流血冲突、重启和平进程带来新的希望。阿巴斯当选后,巴以双方的民众对解决巴以问题的态度明显缓和。据 2005 年 1 月中旬的民意调查结果,约 54% 的巴勒斯坦人赞成建立“两个国家”的解决方式(2003 年为 39%);64% 的以色列人支持与巴方签署“永久和平协议”(2003 年为 47%);69% 的巴人、76% 的以色列人主张停止冲突(2003 年分别为 42% 和 66%)。^②从阿巴

斯本人来讲,他一向要求巴激进势力停止反以宣传和暴力行动。他不仅是《奥斯陆协议》的巴方设计师,而且曾于 1995 年与以方签署了“贝林—马赞”方案,为解决巴最终地位问题提供了最初蓝本。而且,阿巴斯灵活、务实的作风得到以色列的首肯,他当选后,以总理沙龙欣然同意与其会谈。从外部来看,阿巴斯不但得到美国和欧盟等大国的广泛支持,也赢得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声援。这些都为巴以重归和谈之路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要真正实现巴内部稳定及巴以和解,从阿巴斯的自身能力和所处的内外环境来看,仍将面临诸多挑战。

在内部,阿巴斯要巩固执政地位尚需时日。首先,阿巴斯的威望尚待提高。阿巴斯在这次选举中轻松取胜,主要是因为没有强劲的对手,而他本人并非是巴威望最高之人。据 2004 年 12 月初的民意调查,巴新生代领导人马尔万·巴尔古提^③的支持率为 26.4%,与阿巴斯不相上下。^④大选期间,巴尔古提三次报名参加选举,但在来自巴内部的强大压力下最终宣布退出,为阿巴斯高票当选铺平了道路。此外,哈马斯虽未参选,但宣布支持阿巴斯,无形中为其当选助了一臂之力。因此,阿巴斯要巩固执政地位,尚需赢得更多巴勒斯坦人的支持。

其次,巴内部长期积留下来的“痼疾”亟待消除。一是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积重难返,很多巴政府要员(甚至包括阿巴斯本人在内)都有过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的“不良纪录”,严重损害了巴自治政权在民众中的声誉。阿拉法特曾因对腐败问题一味姑息迁

^① “Presidential Elections Final Results”, JMCC / Politics in Palestine, <http://www.jmcc.org>

^② Akiva Eldar, “Majority of Palestinians now support two - state solution”, *Haaretz Newspaper*, January 18, 2005.

^③ 原法塔赫驻约旦河西岸地区书记,于 2002 年 4 月被以色列关押至今。

^④ “Poll Result on Palestini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Palestinian Political Issues”, Poll no.52 - December, 2004. <http://www.jmcc.org>

就,遭到巴改革派和激进势力的强烈反对,被迫几度重组内阁。阿巴斯在大选获胜后声称:“巴勒斯坦人的‘小圣战’已经结束,‘大圣战’正降临到我们头上。”^①显示了他全面整治巴内部的决心。然而,大选刚刚尘埃落定,阿巴斯便遭遇“腐败门”事件,哈马斯则据此断定大选结果“有误”,呼吁立即对这一“政治腐败”事件展开调查。^②可想而知,阿巴斯将面临来自各方的强大压力和挑战。二是巴安全机构改革举步维艰。巴安全机构下辖 12 个安全部门,因权责不明导致相互扯皮甚至发生冲突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一状况与阿拉法特执政时期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有很大关系。阿巴斯认为应对巴安全机构进行精简和统一管理,但其改革受到“元老派”与新生代“实力派”之间的权力平衡问题所困扰。据悉,自巴大选之日起,巴安全机构及法塔赫内部各武装派别领导人便卷入公开的权力斗争。^③

第三,巴内部反对派力量不可低估。独立候选人穆斯塔法·巴尔古提获得近 20% 的选票,且得到巴解中的“人阵”组织支持,说明其在巴民众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已声明“将继续担当反对派民主运动的领导人”^④,显然与阿巴斯并非同路人。另一位“元老”级人物、巴解政治部主任法鲁克·卡杜米一向反对与以色列和谈,拒绝接受《奥斯陆协议》,与阿巴斯的和平理念更是格格不入。卡在海外巴勒斯坦难民中很有影响,在阿拉法特去世后任命为“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主席,对阿巴斯未来和谈政策的牵制力大大增加。巴内部对阿巴斯的另一大挑战来自哈马斯。阿拉法特去世促使哈马斯调整策略,其已显露出“政党化”的倾向。哈马斯有意利用此次巴政坛重组之机,凭借其在巴人中的“人气”,进一步扩大势力,与法塔赫分权,甚至取而代之。据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哈马斯在巴民众中的支持率为 20%,仅次于法塔赫(41.6%)。^⑤在 2004 年 12 月下旬的地方选举中,哈马斯“异军突起”,赢得 20% 的席位,排名第二(法塔赫获得 65%)^⑥。照此,哈马斯很有可能在今年 7 月举行的巴议会选举中“再创佳绩”,赢得巴第二大党的地位,从而对法塔赫及阿巴斯本人构成严峻挑战。

第四,协调和谈政策任务艰巨。其一,阿巴斯的“非暴力求和平”理念仍受到巴激进势力的抵制。哈马斯等巴激进组织迄今仍坚持不放弃武力抗以的方

针。在阿拉法特去世、巴民族权力机构宣布大选日期后,哈马斯随即声明抵制选举,且扬言继续对以武装斗争。就在阿巴斯当选后的第四天,加沙地带的卡尔尼路口遭到巴武装分子袭击,六名以色列平民死亡。哈马斯、阿克萨烈士旅以及巴武装派别“巴勒斯坦人民抵抗委员会”等激进组织纷纷声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⑦显示了其立场的坚定性。其二,在最终地位谈判问题上,许多巴人担心阿巴斯对以作出太大让步。据统计,只有 42% 的巴人认为阿巴斯会保证巴难民回归权,54% 的巴人反对将耶路撒冷分割为两个国家的首都。^⑧由此可见,在阿巴斯地位尚未完全巩固之前,协调和统一和谈政策将是他面临的一大难题。

最后,经济重建困难重重。自 2000 年巴发动“阿克萨起义”以来,以色列持续不断的封锁及军事打击使得巴自治区经济持续恶化。据世界银行统计,巴 GDP 下降了 35%,失业率高达 25%;47% 的巴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其中约 60 万人的每日人均消费不足 1.5 美元,已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⑨巴自治政府财政拮据,甚至连官员的工资发放都成问题。阿巴斯虽想尽快改善此种状况,然而由于巴自治区经济严重受制于以色列,阿巴斯手中“有权无钱”,只能寄希望于规劝以色列放松封锁,同时争取更多国际援助,而这些“外部因素”并非是无条件获取的和有保障的。

在外部,阿巴斯主要面临来自以色列和美国的压力。从以色列方面看,沙龙执行单边行动计划意在“以退谋进”,即通过卸下加沙这个包袱,以及修建“隔离墙”,达到在约旦河西岸保留绝大(转第 39 页)

① Daoud Kuttab, “Abu Mazen’s greater jihad”, *The Jerusalem Post*, Jan. 17, 2005. “小圣战”是指对真主的敌人发动武装斗争,这里特指针对以色列的暴力行动;“大圣战”原指按照真主的旨意对圣战者内部的整合,在这里是特指巴内部整改。

② Khaled Abu Toameh, “PA election officials quit, citing fraud”, *The Jerusalem Post*, Jan. 16, 2005.

③ Arnon Regular, “Analysis: Karmi attack part of Palestinian power struggle”, *Haaretz Newspaper*, Jan. 15, 2005.

④ “独立候选人巴尔古提胜出希望渺茫 欲领军反对派”,《新京报》,2005 年 1 月 9 日。

⑤ “Poll Result on Palestini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Palestinian Political Issues”, Poll no. 53 – Dec. 18 – 20, 2004. <http://www.jmcc.org>

⑥ Danny Rubinstein, “Analysis / Lessons from the local elections”, *Haaretz Newspaper*, Dec. 27, 2004.

⑦ “6 名以色列平民遇袭死亡 阿巴斯和努努力遭挑战”,中国日报网站,2005 年 1 月 15 日。 <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5-01/15/content-411770.htm>

⑧ Akiva Eldar, “Majority of Palestinians now support two – state solution”, *Haaretz Newspaper*, January 18, 2005.

⑨ World Bank Report, “Palestinian Economy Remains Stagnant After Four Years of Intifada”, Oct. 2004.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WESTBANKGAZA/Resources/wbgaza-4yrassessment.pdf>

弹。国情咨文发表后,民主党立即表示,决不接受作为布什改革“重中之重”的社会保障改革。该党参议院领袖里德说,布什的社会保障改革计划“不是改革,听起来更像是社会保障赌博”。^①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出于自身政治利益和本选区选民的压力,也对布什社会保障和移民政策的改革方案表示反对。从更广的视角看,美国国内在大选之后仍呈现政治分裂的两极态势。据民意调查显示,在伊拉克战争、社会福利改革、经济、教育等国内外重大政策议题上,当前美国民众的态度仍是壁垒分明,两派力量大致相当。^②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布什未来的国内改革之路并不平坦。

对外,布什推行“民主化”、根除“暴政”的构想固然宏大,但宏大本身就是其问题所在。第一任期内,布什由于坚持走单边主义的外交路线而引得众叛亲离。如今,虽然伊拉克选举取得了成功,但伊国内形势仍远未达到让民主政制有效运转的程度,美军从伊拉克撤军仍遥遥无期。所以,民主党有关人士指出,布什谈论给全世界带来自由,但却没有谈论在伊拉克实现和平的困难,也没有认识到在战争问题上

(接第 37 页)部分犹太人定居点群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永远占有东耶路撒冷主权、拒绝巴难民回归等目的。^③况且,以撤出加沙后,仍将拥有对加沙边境口岸的控制权和制空权。单边计划的实施意味着巴勒斯坦只能建立一个领土支离破碎的、只拥有不完整主权的、“带减号”的国家。阿巴斯作为阿拉法特的继任者,尽管在触及巴根本利益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与阿拉法特并无二致,但他缺少阿拉法特的个人威望和权力,又受到来自巴内部强硬派以及激进势力的牵制,因此估计不会在涉及巴最终地位的重大问题上做出阿拉法特未做出的让步。他在竞选演说中坚持将单边计划纳入“路线图”轨道,明确反对以方保留定居点群,要求以色列停止修建“隔离墙”,特别强调巴难民回归问题是巴方在谈判中决不妥协的“红线”。巴以双方对单边行动计划解析存在的差异,折射出双方在巴最终地位问题上难以调和的深层矛盾,能否在既讲原则、又不失灵活的基础上化解矛盾,是对阿巴斯与以重开谈判的严峻考验。

在美国方面,布什将此次巴大选视为美国提出的“大中东计划”在阿拉伯世界的一次成功实践,为在伊拉克举行民主选举提供一个成功范例。在大选

美国国内出现的严重分裂;^④而要在中东国家广泛推广“民主自由”、让阿拉伯国家“买帐”,难度之大更可想而知。对于布什外交理念中的理想主义,许多人都持怀疑态度。美国两家最著名的新闻刊物《时代》和《新闻周刊》都发表文章批评说,充斥于布什就职演说中的理想主义是一种空想式的思维,美丽的词句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布什声称美国的理想和利益之间没有分歧,但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却恰恰证明了相反的情况。^⑤

布什第二任期的四年并不很长,不知他最终离开白宫的时候,其外交政策的“理想”会有几分能够得以实现。更有舆论提醒人们关注的是,美国会不会因为太想把世界变得更合自己的心意,而致更加不受世界的欢迎。○ (责任编辑:郭志红)

① Dems, “Bush Lacks ‘Clear Plan’”. <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5/01/16/politics/main667243.shtml>

② Richard Morin and Dan Balz, “Political Divisions Persist After Election”,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8, 2005.

③ Michael Hedges, “No nations named, but ‘oppressors’ can read between lines”. <http://www.chron.com/cs/CDA/ssistory.mpl/nation/3002177>

④ Fareed Zakaria, “The World’s a Stage: His ideals are soaring, but now Bush must live and lead by his own code”, *Newsweek*, January 31, 2005; Joe Klein, “Playing with Fire”, *Time*, January 31, 2005.

结束后,布什发表讲话称之为“建设民主政权的关键一步”。为了重启久陷僵局的巴以和平进程,布什政府还计划直接向巴民族权力机构拨款 2000 万美元。^⑥但问题是,在“和平”与“民主”先后次序的问题上,美国显然倾向于后者。布什政府认为,巴政权的民主化建设既是“大中东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巴以恢复和谈的重要前提条件。美表示,巴只有建立一个民主化政权,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好的谈判伙伴。因此,美国要求巴方继续推进政治、司法、安全、财政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建立真正的民主机制。而在巴勒斯坦人的反美、反以情绪笼罩之下,阿巴斯政府既要搞内部整改,又须避免给人以“接受美国的民主改造”的印象,处于两难境地。

可见,阿巴斯当选并不意味着巴勒斯坦建国及巴以和平大业“水到渠成”,在通向和平的道路上仍布满荆棘,这将对阿巴斯的严峻考验。○

(责任编辑:郭志红)

① Aluf Benn, “PM: Disengagement plan is ‘cornerstone’ of ‘year of great opportunity’ for Israel”, *Haaretz Newspaper*, Dec. 17, 2004.

② Amnon Regular, “Bush plans to give \$20 million in aid to Palestinian Authority”, *Haaretz Newspaper*, Nov. 18, 2004.